



草原上的非遗

□ 陈德胜

阿克塞的风,总裹着草原独有的气息——开春伴着迟来的清冽,入夏携着野花的清甜,深秋浸着枯草的醇厚,立冬含着雪粒的微凉。风掠过百里绿毯般的海子草原,草叶翻涌成浅绿的浪,偶尔露出马蹄踩实的土痕,或是草间藏着的小鼠穴。风不止拂过草木,更吹醒了埋在草原肌理里的非遗印记——远处毡房飘出乳白的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风缝钻来,马蹄踏草的“嗒嗒”声从天际漫近,连空气里都浮动着奶茶的咸香。这些并非在博物馆里,而是草原上鲜活的日常。

草原的活力,就藏在一场场热气腾腾的非遗里——那些策马的身影、刺绣的专注、擀毡的悠闲、起舞的灵动、呐喊的瞬间,沾着青草汁液与滚烫汗水,将草原的生命力,具象成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图景。

草原上的赛马从来不是成年人的竞技,而是给少年的“成人礼”。参赛的孩子穿哈萨克族刺绣马甲,蓝色缎面绣着展翅雄鹰,袖口、领口缝着白羊毛边,头戴小花帽,黑皮靴里塞着软羊毛——免得骑马磨伤脚踝。比赛前,家里老人帮他们把衣角塞进腰带,粗糙的手轻摸他的腿,低声道:“跟着马的呼吸跑,它懂你。”

发令声刚落,孩子们便伏在无鞍马背上,身子贴得紧实,仿佛与马长成了一体。马儿也懂事,鬃毛被风吹得飞扬,四蹄踏在草地上,溅起细碎的绿沫。它们绕过苏干湖畔插着红、黄、蓝三色旗的毡房,穿过潺潺

流淌的奇力克河,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这比赛,比的是少年敢伏在无鞍马背上的勇气,是人与马无需言语的默契,是草原刻进少年血脉里的奔腾基因。

叼羊是部落最热闹的集体狂欢,比的是力量,更是团结。骑手们穿着厚重的皮袄,腰间系着宽皮带,脸上带着兴奋的热情。一声哨响,骑手们像离弦的箭般冲出去,有人俯身抢羊皮,有人便策马挡在他身前,不让对手靠近。马蹄交错间,泥土溅得老高,有人帽子被风吹掉也顾不上捡。有人的马失了蹄,身旁同伴立刻策马扶他,还把羊皮往他手里塞——在叼羊的赛场上,没有“个人赢”,只有“团体赢”。最后,抢到羊皮的骑手会把它举过头顶,策马绕着人群跑一圈。大家围上来,拍着他的肩膀互相祝贺。这羊皮是荣誉勋章,每一次俯身抢夺、每一次默契传递,都是团结的注脚。

黑走马舞蹈是草原的“流动诗篇”,不分老少,只要冬不拉响起,就能起舞。傍晚的阿克塞草原,篝火被点燃,橙红色的火苗舔着夜空,冬不拉的琴声悠扬奔放又热烈。

最先起身起舞的是老人,动作沉稳,手腕轻旋,似在轻抚草原的风。脚步踏地,“踏、踏”声裹着节奏,每一步都透着岁月的从容——那是他们跳了一辈子的舞,藏着对草原的敬畏。年轻人紧随其后,动作矫健,脚步迈得大,身体还会跟着节奏摇晃,像走马在草原踱步,偶尔加个小跳跃,引得观众欢呼。小孩们也跟着学

样,踮着脚尖,小手胡乱挥舞,偶尔撞到人,便不好意思地笑……

草原的灵魂,总飘在冬不拉的琴弦上。

“阿肯阿依特斯”是哈萨克族最隆重的“语言盛会”,能当阿肯的人,都是草原上的“故事家”。他们多是头发花白的老人,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那是草原的风与岁月留下的痕迹。阿肯坐在毡房旁的花毡上,四周挤满人,阿肯拨动琴弦……没有固定脚本,冬不拉声随心意流转,歌词随故事生长。阿肯唱到兴起,还会跟身旁的牧民对唱,你一句我一句,把草原的事、家里的事都唱进去——这是草原人民用声音写的“史书”,一代又一代,唱不完,也听不够。

就算不是“阿肯阿依特斯”的盛会,冬不拉声也会在草原上随处响起。牧民放牧时,会把冬不拉挂在马鞍上,走到水草丰美的地方,就停下来坐在石头上弹一曲;家人团聚时,围坐在毡房里的花毡上,爸爸弹着冬不拉,妈妈轻声哼歌,歌词是祖辈传下来的老调子,简单却暖到心底。

草原的温暖,藏在那些“可触摸的非遗”里,比如哈萨克族毡房。它不是简单的房子,是草原人民“移动的家”,每一根木杆、每一块毛毡,都浸着双手的温度,藏着游牧生活的智慧。

毡房木架要用红柳木,牧民用刨子将精心挑选的直溜、无虫蛀的红柳木,细细打磨光滑,再刷上红漆。毡房骨架搭好后,要蒙上毛毡——毛毡是用自家羊的羊毛做的:春天剪了羊

毛,晒干净,几家人便一起把羊毛铺在草地上,用木槌反复捶打,直到羊毛变得柔软紧实,再晒上几天,让羊毛吸饱太阳的味道。

毡房的顶部是圆形的,像草原的天空,寓意“团圆”;侧面的毛毡可以掀起,夏天通风,冬天盖上抵御寒风;门朝东开,迎着朝阳。走进毡房,最先撞进鼻尖的是羊毛的暖香与奶茶的咸香。地上铺着花毡,是家里女主人一针一线刺绣的,上面有草原的花、奔跑的马、飞翔的鹰,颜色鲜艳,摸上去柔软的;墙上挂着马鞭,马鞭的手柄被抚摸得光滑,角落放着桦木做的奶桶,里面还剩着早上挤的牛羊奶;中间的火炉里,铜壶正煮着奶茶,“咕噜咕噜”地响,女主人蹲在火炉边,用勺子轻轻搅着,防止糊底。

这毡房,拆了能绑在骆驼上带走,搭起来就是家——不管迁到哪里,只要毡房搭起来,火炉烧起来,就有了“根”,有了温暖。

草原的烟火气,最浓的地方,是一碗一锅里的手抓羊肉、炕锅肉、奶茶、包尔萨克,这些不是简单的“吃的”,是草原人民的心意,是游牧生活里的美味,藏着对日子的热爱。

手抓羊肉是阿克塞草原待客的“最高礼仪”,得选草原散养的黄头羯羊,煮羊肉时,不放任何调料,只凭清水加一把粗粒盐,在大铁锅里慢火细煮。煮好的羊肉捞出来,盛在大盆里,热气腾腾的,油珠在肉上滚。客人不用客气,直接用手抓着吃——羊肉软烂,裹着草原的气息入口即化,咸香满口。有时候搭配白皮面、洋葱

蘸着羊肉的汤汁一起吃,一口下去,满是幸福。

炕锅肉里藏着游牧生活的巧思。炕锅是沉甸甸的铸铝锅,传了一代又一代,锅底烧得发黑,却透着干净的亮——那是长年用出来的痕迹。做炕锅肉时,先把羊肉切成块,把锅烧热,再放少量羊油,油热后放进羊肉煎炸,直到表面金黄,再放上切好的土豆块、胡萝卜块,有时还会加馕饼,盖上锅盖,放在牛粪火炉上慢慢焖。奔波了一天的牧民,围着炕锅用勺子挖着吃,一口下去,浑身都暖了。

奶茶加酥油包尔萨克,是草原人民离不开的日常陪伴。从清晨到深夜,总有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一块酥油包尔萨克在等着。做奶茶得用老茯砖茶,先把砖茶掰成小块捏碎,放进铜壶里煮,煮到茶水呈深褐色,再加新鲜牛奶,若是羊奶,味道更醇厚。煮奶茶时,要不停搅拌,防止糊底,还要根据口味加适量的盐,咸香适口。

阿克塞草原上的非遗,从来都不是遥远的“传说”。它是赛马时少年眼里的光,是叼羊时骑手们紧握的手,是黑走马时篝火旁晃着的身影,是冬不拉琴声里藏着的故事,是毡房里永远暖着的火焰,是手抓羊肉热气里裹着的热情,是奶茶咸香里装着的日常。

风年复一年吹过阿克塞草原,吹绿草地,吹开野花,也吹着这些非遗——从祖辈手上传到父辈,再递到孩子们手里。

月光里微笑的故乡

□ 肖进雄

洋芋花开过的梯田
正托着一轮饱满的月光
垄沟里藏着的弧度
是父亲弯腰挥镰时
脊梁与山梁重叠的温柔

母亲把月饼摆成北斗的模样
一块留给犁地的父亲
一块寄往远方的二哥
剩下的分给檐下呢喃的燕子

洮河水漂着碎银流淌
古老的水磨转了一圈
却转出了新修的光伏板
在山峁铺开蓝色的银河
照亮门楣上那抹红透的联

秋夜的月晕里
所有山都站成望乡的姿态
所有风都裹着饼香
当月光漫过退耕还林的坡地
漫过崭新的院墙
这轮月亮
正对着故乡微笑

雪落拉路梁

□ 赏申龙

当所有的白向药乡聚集
拉路梁,把天空
卷成一张白色的药笺
任风,写断续的脉案

柴胡,断崖边整理叶环
黄芪,根须刺破冻土
积雪与当归夜谈
云雾,静谧的文火
煨着山峦起伏的陶罐

星光爬上采药人的鬓角
携怀中的晨昏搅拌
拉路梁,把方千种白
熬成黎明的汤剂

治愈,始于
把梯田装进陶碗
拉路梁,从最深的雪里
孕育春天

老井

□ 陈俊平

老家有口井
没有人知道它的年龄
石砌的井口早已磨平
井边上满是苔藓
石块边缘
都是绳索划下的痕迹
每天早晚井边十分热闹
汲水桶杂乱的曲调
还有乡亲们的欢声笑语
他们虽然不吃一锅饭
但同饮一井水
彼此的情谊弥足珍贵
漂泊在外
体会到最美不过故乡水
最想念的是它的甘甜清澈

重阳

□ 陈进坚

五谷舒展丰腴的身姿
深情告别生养它的土地
丰收的气息悄然溜进千家万户
点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天公掉下几滴泪
桂花哆嗦了一下
田野裸露出肚皮
炊烟拨动着寂寞的心弦

菊花舒开笑靥
勾勒别样的重阳风光
鸿雁南归
编织下一个故事

秋风浅声吟唱
捎回游子的思念
白云生处的母亲
细数几缕夕阳



百花

第3357期

麦积千古秀

〔油画〕

范毅宏作

悬泉水的歌

□ 向国忠

一段墙壁破碎了,在岁月的长河里碎裂成了200多块,碎裂后的墙壁上的那千年的墨迹被文物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修复千年裂痕需要耐心,也充满挑战。架子固定,棉花泡沫压紧,最好的黏合剂竟然是在当地老乡的启发下用牛粪和泥做的。是破镜重圆,也是凤凰涅槃。《使者和中所督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一面长222厘米、宽48厘米的墙壁题记,被认为是一部“环境保护法”,通过悬泉置的一面墙皮,厚重、醒目地展示在了世人面前。

我看到悬泉置遗址是夏日的一个清晨,遗址在1992年清理和发掘后进行了回填。木栈道曲折蜿蜒,在灰白色的沙砾上清晰地勾勒出了彼时悬泉置的模样,也把我送到了坞院、马厩和灰区的角落,送到了遗址坞墙内北侧一个写有“泥题记”——《使者和中所督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的标识牌前。

我的眼前浮现出来一面墙,还有几个在墙前忙碌的工匠——西汉平帝元始五年五月颁布的《四时月令诏条》,八月已经发至敦煌。墙昨天已经抹得光亮,刷了粉,用黑宽线勾了边框,中间

用红色竖线作了分栏。现在,他们正在往墙上眷写,“大皇大后诏曰:往者阴阳不调,风雨不时……”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每一个字都庄重典雅、古朴雄厚。

内容不多,101行,1600多个字,可他们却整整忙碌了一天。随着最后一笔落下,他们的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一幅人们按照季节更替有序开展生产活动的图画在大家眼前徐徐展开。书写在墙上的律令,两千年后成了甘肃省简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标志牌所在的房屋被考古学家编号为F26,面积较大,为9×4米,还有套间F27、F28,这该是当时悬泉置主要的办公用房。可以想象,那些东西往来的商贾使臣走进这间宽敞的房子时,映入眼帘的首先就是这幅《四时月令诏条》。在纸张还未普及、简牍还是文书主要形式的汉代,他们将律令以墨书题记的形式书写在墙壁上,当即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纷纷三五成群围拢在一起,一大声朗读,其他人微微点头称是。这样,每一个经过驿站的人清楚地看到并了解了律令的具体内容,广而告之和警示的作用不言而喻。

悬泉置每天都会有士卒来这里取水吧,一个个急急的脚步中,隐隐还能听到“毋天旱鸟”的回荡……

回荡的还有祁连山的风和悬泉水的歌。祁连山的风吹远了羌笛和驼铃,吹绿了一个个生机勃勃的绿洲。悬泉水唱出了动人传说,也唱响了时代赞歌。